

創進

日六十月十年七十三國民
角壹價售份每·版出六期星逢每

期四第十 卷一第

贈閱

從經濟改革看中國社會……丁弘

論兩種職業學生……阿難

研究中國歷史漫談(上)……繆鳳林

獻於有志文學的大學青年陳子展

劇烈起伏的法國政潮……周西村

共產黨笑罵馮玉祥的「新

十八扯」……(舊報摘載)

通訊版

對教授們的期望(復旦大學通訊)……素人

總統蒞平後的北方局勢(北平通訊)……陳一

吳化文叛變的內幕(徐州通訊)……紹玄

科學小品

KR靈藥之謎……本刊資料室

漫畫

我的資源·與我無關……葉飛作

The Chuang Tsin Weekly

Published by the Chuang Tsin Publishing Co.
161 Sze Tu Road, Shanying Road, Shanghai 5, China.

郵資	直資	空資	航資	掛號	平寄	郵資	國外	三個月	每	訂閱
調	接	三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	期	價目
整	開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零	目
議	可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壹	目
請	免	拾	拾	拾	拾	拾	拾	拾	壹	目
繳	補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壹	目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圓	目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角	目

發行人 胡繩 編輯 胡繩 地址 上海五陰路四一六號 電話 四九〇三 九三九



從經濟改革看中國社會

丁弘

經濟改革的成敗是非，我們雖不欲在此作種種評論，不過我們倒感謝這一次的經濟改革，不是感謝其做得好，而是感謝牠給我們把中國的弱點全給暴露出來，牠更進一步的給我們一個暗示：中國社會已到了非變不可的關頭，要經濟改革有辦法，能夠於底以成，非配合社會改革不可。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說明中國的社會所暴露的弱點是什麼性質，中國社會應該向什麼方向去變。

這一次的經濟改革，最明顯的是改革幣制，控制物價，分配物資等項，前已言之，其成敗是非我們不想討論的，但因為有了一個改革，社會的整個的機構，就像一部爛汽車，不動倒也看不出毛病，也許從外表上看，似乎還有一用的價值，那知等到司機才開油門，發動內燃機，立刻百病叢生，走上一二步，已經百孔千瘡無法再支持了。這即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具體的表徵。這部腐爛不堪的機構一要改革，於是立刻捉襟見肘，首尾難顧，整個的弱點全給暴露出來。這些弱點是：

(一) 貪污已腐蝕了整個的政治社會

貪污之盛行，本已人人盡知，但到了這次經濟改革，才知道貪污風氣的流行，流毒之大，為害之盛令人寒慄。先從發布命令的機構，即有洩漏機密，貪污瀆職的徐百齊、陶啓明、昆明有銀幣的風波，成都有銀幣的風潮，蚌埠市長的圍紗，廣州某豪門的套港匯，……幾乎每一地沒有些大大小小的臭虫在利用職權以貪污漁利。有人說，「無官不貪，有吏皆污」雖不免過分，但至少可以表示此現象的普遍性與嚴重。如此普遍而嚴重的貪污現象，又如何能厲行改革，正如一部汽車，汽油沒有打上內燃機，早就漏光，請問有何用途。今天要執行命令，而命令的背後就開了個方便之門；要澈底改革，實是以為貪官污吏造就發財的機會。貪污一日不除，中國一日不得復興。此其一。

(二) 官僚已使整個的政治社會癱瘓

官僚與西洋所謂官僚政治不同。官僚的特點是敷衍，因循、苟且、圓滑、媚上驕下，弄權舞弊，不問什麼政策不政策只要不得罪豪門巨室，只要自己的「政治生命」可以長久，至於人民的死活，國運的隆污却非其所能顧及的。因之對經濟改革的推行也是一味的敷衍，嘴裏儘管的喊得高而實際上勾結奸商，從中漁利，如果為人罵得利害，立刻表示辭職，自認無能，其實這都是官僚的作風一種具體的表示。今天全國上上下下無不是如此作風，一件命令的傳遞可以拖延上若干時期；一種政策的推行，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永無成效之日，等到時過境遷，官僚作風又勝利。只有真正的傻瓜拚命的幹，東得罪西得罪

，結果碰得一鼻子灰。如此行政機構，已屬形成癱瘓。昔人說號令不出都門，今天連南京市首先就敷衍起。自己不肯捨命，天天喊蔣經國到南京。此地也要他，別地方也要他，一方面因由於一種特殊的社會背景使他有力量，另一方面也實在全是官僚的風氣，為官者不肯自己幹。俗謂「癩蝦蟆擋不得迎頭雨，」中國的行政官吏全是些癩蝦蟆，沒有一個有骨氣，有肩胛的，如此局面，尙談何改革。此其二。

(三) 封建勢力控制着全中國的社會

蔣經國氏在上海的拚命的幹，全國只有他一個人肯如此幹。我們要分析一下為什麼他可以幹，而別人幹不了；為什麼全國各地需要他去幹，而不肯自己捨命的學他幹。從這次經濟改革的推行之中，我們才發見封建的勢力在中國社會裏，仍由握着威權的在控制着整個社會的。先談幣制，以金鈔換金圓，真正老百姓，公教人員的身上縱有少數金銀美鈔，也少得可憐。我會看見一個下級軍官，拿着一根小條（一兩重）向銀行兌換，看出他的表情，一定有急用，不得不換。而真正的握有大量金鈔的人，恐怕却未必如此下級軍官的急於用錢而去兌換的吧。所以換來換去，是換的老百姓的，小公教員的，那些豪門巨族，富商地主，大都按兵不動，以待良機，你要改革嗎，得先同這批人鬥鬥法。其次幣制改革中金銀美鈔價格的決定，其不公平人人盡知，在未改革之先有錢的人多買金鈔，小公務員怕法幣不值錢，又要維持幣值只得購買「袁頭」，政府裏要禁，也無法禁，因為一些不貪污的小公務員總得活下去。但是擬定金鈔銀元兌換金圓的比率時，金鈔的兌換率較市面為高，而銀元的兌換率則較市價為低，顯明的是握有金鈔的人討便宜而換有銀元的人吃虧，換句話說幣制的改革，只替有錢的人增加財富，替窮人減少財富，為什麼如此，規定這辦法的人，原是握有金鈔的而不握有銀元的，此亦封建勢力作祟所致。

再談物資的囤積。要凍結物價就得先解決物資的供應，以暢其流，而物資大都由「老虎」囤積操縱，打虎英雄在上海拚着命打了幾只老虎，但老虎並未死，也可能來一個反噬，而且全國各地，此大大小小的虎子虎孫不知凡幾，行政機構已腐爛癱瘓，又豈是一位打虎將可以打得盡的。我們絕不是為打虎英雄說洩氣的話，而是說虎之存在，為數之多，足以證明封建勢力之可怕。這些虎誰不是上通王侯，下結羣豪，圍紗的孔大有某要人護送至港，上海的大倉庫的主人，誰不是有勢力的，不是一日出一萬的金八，即是豪門巨族，改革嗎，這種勢力就給你一種反動。而且這些所謂「虎」也者流，既稱之為虎一定有一



論兩種職業學生

阿 難

學校之有「職業學生」，那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但所謂「職業學生」者，却非官場所宣傳之「匪諜」。「匪諜」不過是「職業學生」之一種耳！

誰如不為宣傳所欺騙，誰都會明白：「職業學生」依其指揮者的政治派別，可分為兩類：第一類，筆者稱為「公開的職業學生」，或「欽定的職業學生」。這類學生的來源：（1）不經過正式放試，以特殊政治力量，插入學校。

他們中間有一部份入學校的真正目的，不是求學，而是幹名副其實的「職業」。那「職業」，是對付另一類職業學生。（2）為着思想上的衝突，或別的一串政治認識，開始純潔地對抗不同思想者，後來因特別的環境（或受對方的壓迫、毆打，或受感情的驅使，或受利誘）而不自覺地，充當職業學生。（3）與學校當局的关系（政治的、鄉誼的或別的條件），被邀為職業學生。屬於（1）的職業學生，是職業化；屬於（2）（3）的職業學生是兼差。這也就是說，（1）是真正的職業學生，（2）與（3）是可幹可不幹的職業學生，而且本質上是好青年。

這類職業學生，凡是名副其實的，都具有這些特權：不上課而有學分，領津貼、佩手槍。他們似政治的獵狗，以獨特的政治觸覺，找覓政治的敵人。說起他們的政治觸覺，那是可憐的。他們以簡單的政治公式，企圖解答複雜的政治難題。他們站在學生羣衆中，拉長耳朵，聽大家的言論。凡被認為言論特殊者，或不滿現狀者，或批判政府設施者，不管三七二十一，都無例外地，視為「異黨份子」，視為「匪諜」。不僅如此，毫無政治理論修養的他們，一看到同學桌上放一本「資本論」或馬克思等的作品，就斷定牠的所有人是共黨。但他們的政治色盲，却無礙於充當指揮他們之政治色澤的探望者。

同時，這類職業學生的行動在秩序混亂的學校中，成規地有兩部行進曲。開始充當打手，攻擊另一類職業學生，待對方勢力擊潰後，自然地、以全校學生統治者的身份，把持自治會，並包辦伙食團。由於大權在握，不免為所欲為，假公濟私。到達這一階段，他們不是安定學校秩序的力量，在學校當局眼中

反成為難於驅逐的另一害羣之馬。因為指揮他們的權力，不在於學校當局，而在於另一特殊機構。

第二類職業學生，筆者稱為「秘密的職業學生」。他們的來源：（1）由反政府的政黨（目前就是共黨）派往的，他們有的是大學已經畢業者。他們入學校的真正目的，與第一類的（1）相同。但他們在學校內，是利用一切有利的政治條件，拉攏、接近及同化不滿現狀的青年。（2）被同化的人，自然地充當職業學生。（3）不滿第一類之（1）的行動，不自覺地站在反「公開的職業學生」的一邊，但他們本質上不是職業學生，往往為着愚蠢的政治高壓，迫他們走上職業學生的路。

這類職業學生，有嚴密的組織，有一定的戰略與戰術，因為後面有共黨的文化總書記派專人指導他們。他們在經驗豐富的職業指導者的指導下，用種種方式，接近羣衆，並隱身於羣衆之中。他們能夠達到隱匿自己的目的，由於下述的原因：沒有政權為後盾的他們，不能缺乏羣衆。為爭取羣衆，他們就千謀百計，使羣衆跟他們走；他們或在學問上成為羣衆的信服者，或派遣女同志拉攏意識形態接近自己的人，或利用統治的弱點及學校的不合理設施爭取羣衆，或以服務的精神（如主持使大眾滿意的伙食團，開演演說會，組織讀書會，招生時週到地招待考生等等）取得中立者的信仰與好感。大概對上述工作有好成績的「秘密的職業學生」自然地把持學生會，並可達到最後的目的，即鼓動學潮。

由於當前政治鬥爭的尖銳化，國民經濟破產所引起社會的不安，和統治的腐敗與不合理，勢之所至，必然地使學校成為社會的縮影。在這一情況下，學校不僅產生那兩類的職業學生，而且有兩者的激烈角鬥。角鬥的方式，與政治舞台上鬥爭的手段相同，不是用民主，而是用武力。不一定「秘密的職業學生」常處於被動的地位，情況是決定於誰有強大的實力。誰的力量大，誰就可打誰。由於這一原因，去年若干大學內學生的搏鬥多先由「秘密的職業學生」主動，而孤立及少數的「公開的職業學生」被打。後來，被打者賴政治力量的協

助，開始反攻，並取得勝利。但在暑期以前，上海還有一所大學，由於「秘密的職業學生」之獲得羣衆的擁護，保持勝利的錦標——這學期由於「公開的職業學生」之大批入校，情況當會大變。

「公開」與「秘密」兩類職業學生的角鬥，儘管有理由把責任推給政治鬥爭尖銳化，但就教育意義而言，算是中國政治家的恥辱。不錯，「秘密的職業學生」破壞學校的秩序，但處理牠，難道除了組織「公開的職業學生」之外，就沒有別的方法嗎？以暴易暴，在政治鬥爭上，或有自辯的理由，可是國族根本大計的教育，怎許用那樣的手段！試問：你們與共產黨目前所爭的是什麼？難道是一黨私權而不是中國歷史應走的正確路途嗎？否則，爲什麼共產黨推毀國族命脈（後一世代的教育），你們也忍心跟共產黨之後更狠心地幹着呢！

在這種局勢下，正何曾虎相鬥、蠅營遺殃，使真正讀書的學生，身心兩受摧殘。因爲，在尖銳搏鬥中，他們難守中立。縱使他們獨立，也時時爲着由純潔、坦白、爽直的心靈所流露的不慎言詞，而被某一方攻擊。至於缺乏政治感覺性的青年，每因參加自治會而被蒙上「匪諜」的罪名。結果，學校中充滿恐怖的空氣，到處佈滿政治的陷阱。每個青年，在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環境中，被剝奪去行動上，思想上自由，猶如籠中的羔羊。試問，這樣的學校，能夠爲國族製造人才嗎？到底，只有驅迫每個青年走上這樣的路：如不參加某一方，就要養成毫無生氣奴才！

也許有人會這樣地申辯道：如不採取「以毒攻毒」的手段，怎能安定學校呢？我們知道，這就是當前政治的危機之一。在政治弱點處處洩露而又不能改革的前提下，的確只有製造職業學生。因爲，純潔的青年，自第一天啓蒙起，書本和教師的講演，都是教導他們，暗示他們要創造良好社會，要充當好國民。一面給他們以理想的社會，教他們做好國民，另一面又不許他們有那樣的言行，官僚們在不能自圓其說中，自然只有製造職業學生，鎮壓不滿者。當那鎮壓無效時，就不惜以「匪諜」之名，大捕學生。由於上述「公開」與「秘密」兩類「職業學生」的特性，我們十分明白，所捕的多爲共黨的同路人，不滿現狀的好青年（老實說，凡是滿意現狀的青年，都是無出息的，墮落性的學生），而少真正的「匪諜」。更不必說「公開的職業學生」的報告，不僅不正確，還含有挾嫌，私怨等成份。

目前最使人不解的現實，是如此：官僚們，所有政治言行，不特不能使大眾信服，連自己親生的子女們也無法說服。因此，在他們的家庭中，映現似屠格涅夫所描寫「父與子」的兩世代的衝突。如果，毛澤東肯宣佈國民黨人的子

女，在共區內的數字和姓名，那將似投下一顆政治的原子彈。一方面，眼睜睜地看自己的兒女，脫離家庭，參加「共匪」的陣營，另一方面不能原諒「走入迷途」的別人兒女。何待自己的兒女若是之厚，而責別人的子弟如此之苛？

筆者認爲：每個政治家，應該理解青年的思想，不是固定的。當前青年之不滿現狀的「過火」（如果是有的）行爲是可以原諒，是應該設法感化與說服的。不必說，近三十年來的無數史實，一再告訴我們，今天政治舞台上的人物，不少會與共產黨有香火之緣，就用拉斯其與尤特麗之思想的轉變，也可給我們以教訓。賴「日本泥足」一書馳名世界的尤特麗，在她的不朽著作「大夢覺醒」（The Dream We Lost）中，詳述當她參加英共時，拉斯其是著名的反共者，到目擊蘇聯設施非反馬克思主義而公開反對史大林的統治時，拉斯其却成爲史大林主義的熱烈贊美者。她在敘述那動人事實的結論中，帶諷刺的口氣問道：是她，還是他的思想上轉變呢？這問題可有不同的解答。就筆者看來，拉斯其和尤特麗都沒有變，變的却是史大林。因爲史大林，由布爾塞維克的領袖轉變爲新沙皇，所以尤特麗離開共產黨，因爲史大林拋棄共產主義，所以拉斯其贊美史大林主義。由這史實，有眼光的政治家，自然地會對政治觀點未成熟的青年們，即目前被官僚們視爲危害及威脅自己統治的「左傾」青年們，應懷寬大之心。這不僅可免「逼上梁山」的一幕，驅使青年參加共黨，而且還爲國族留下元氣。要知道：如果今日的統治者們，能澄清政治，能表示與民更始，能接受客觀的批判，青年們就可減低反抗的情緒，有政治良心的人，都會承認上述的改革，是健全青年身心的最好方法。否則，牢獄、殺戮、特種法庭等手段，在共黨猖獗的目的，恐怕非獨不能收效一時，將等於以火救火，造成愈不可收拾之勢。試想：如果高壓手段可以解決政治危機，那不特愛親覺羅氏的王朝，不會傾覆，而國民黨也不會有今日的天下。可是靠利用青年而取得天下僅二十年的國民黨人，居然忘却了自己在半世紀前所受的政治教訓！

因此，中國如有政治遠見的政治家，如有名實相符的政治家，應痛改目前對待青年學生的方針，採取感化與說服的教育，解散自己的「公開的職業學生」，並肅清「秘密的職業學生」，使學校恢復思想自由的秩序。縱使，由於「秘密的職業學生」之搗亂，使學校事態惡化，也甯願關閉校門，萬不能製造「公開的職業學生」。因爲，那兩類職業學生，都是國族的罪人。

請問爲着「秘密的職業學生」而製造「公開的職業學生」的指導者們：共產黨利用「秘密的職業學生」，毀滅國族，是對史大林負責，你們組織「公開的職業學生」是對中華民族負責嗎？

5



研究中國歷史漫談

繆鳳林

研究中國歷史，大致可分為四個階層。

(一)略識過去史實的大端，即今人所謂略具國史常識者是。這一階層實際上只能說「學習」，談不上什麼研究。
(二)進一步對於國家的理亂興衰，典章經制，以至民生的休戚，社會的變遷，學術文化的因革，博聞而強識之，昔人所謂「通儒之學」者是。

(三)再進一步，網羅所有的舊史料，錯綜考訂，反覆校勘，辨其異同，究其是非，又盡取所有的新史料，參互檢照，補注罅漏，輾轉證釋，昔人所為「商榷」「考異」的著作，以及近人所云「兩重證據法」的研究者是。

(四)更進一步，將歷史上浩如烟海的資料——不論新的舊的——完全把握到，以簡單一貫的形式表達清楚，昔賢尋究「史例」「史義」的著作，以及今人所謂「歷史哲學」的研究或解釋「者」是。

右列四個階層，每一階層中，又可細析為若干階層；為行文簡單計，現在不再分析。

介紹相應於每一階層的國史代表著作，是這篇文字的主要目的；為求明白了解每一階層研究的內容與發展，本文介紹各種著作，不用賬單式的平面列舉法，而用立體展開式的歷史敘述法。

一

中國很古就有了歷史的記載，但古代却無所謂「史學」的專門教學。「史學祭酒」之名，始見於五胡時代的石勒；接着劉宋時代創設「史」「文」「儒」四學，「史學」始與玄、文、儒三學並立。唐代盛行科舉，亦有「一史」「三史」等目與「秀才」「明經」諸科並列。趙宋改制，科舉專考經義，沿及明清，專以八股文取士，一般士子對於國史的智識，除了見於四書和五經者外，簡直

很少知道。宋朱弁「曲洧舊聞」載着宋神宗時舉人的試卷，有「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的妙文。惠洪「冷齋夜話」載着一個貢士以「歐陽修果何如人？」「能文章否？」請問謝無逸的笑話。明代邱濬著「大學衍義補」，更說那時的士子，「登名前列者，或亦有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清代中葉吳江布衣徐憲昭形容當時的讀書人，至說：

「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

這當然是幾個極端的例子；那時的史學著作，却也有「一種相應的總勢，即將零帙繁瑣的舊史，儘量地削減篇幅，改編成簡單的本子，以便於一般人的閱讀。這一類簡本著作，可分為下列的三類：

一、縮編舊史的：始於南宋呂祖謙的「十七史詳節」，元時有胡一桂「十七史劄記古今通要」和曾先的「十八史略」，後者號稱十八史，全書僅有兩卷，其簡略極可想見。明世有陳允錫的「史緯」，篇幅較多（計三百三十卷），但如清世陶有容的「廿二史綜編」，又僅僅八卷而已。

二、縮編「通鑑」的：自北宋司馬光作「通鑑」，南宋朱子依之作「綱目」，時又有江贊為「通鑑節要」五十卷，陸唐老則為「音註通鑑」一百二十卷，皆節鈔通鑑以成書。至明世袁黃以「綱目」揭大義，「通鑑」悉事由，合編為一，於二者各取一字，名曰「綱鑑」。明季繼續仿效者甚多，至清中葉不稍衰。我在十八年時，曾就國內現存這一類的著作，約略做了一番統計，尚不下二十種（見同年十二月出版「史學雜誌」一卷六期拙著「古史研究之過去與現在」）；流行

最廣者，則為「康熙御批通鑑綱目」，「乾隆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及吳承樞的「綱鑑易知錄」。

三、以韻語或歌訣縮編全史：始於宋黃繼善的「史學提要」，以四言韻語編貫諸史，以便初學記誦，元錢天佑「敘古頌」繼之。明清人此類著作，若唐汝詢的「詩史」，龍體剛的「半窗史略」；葛震的「詩史」，蕭濬的「讀史紀略」等，亦頗不鮮。就中最著名的，當推明楊慎的「廿一史彈詞」和清張三異續編的「明史彈詞」，但這兩部書傳播並不很廣；傳播最廣的，則為鮑古邨的「史鑑節要」，我四十年前在私塾肄業，即曾熟讀此書。

此外尚有融史事於議論中的簡略讀本，如清世杜詔的「讀史編略」和于宗林的「諸史論綜」，現在坊肆尚有其書。清儒王鳴盛曾對這種種著作下一評論說：「宋人史學提綱撮略之書，……入明而益夥。三家郵夫子頭腦冬烘，授徒多暇，無以遣日，動欲操筆削之權，鼻息自娛；皆牀上安牀，屋下架屋也。」（「十七史商榷」卷一百）

然那時一般士子既不能閱讀全史，欲略識過去史實的大端，也只有取資那種種的書了。至於一般工商子弟，又另有如百科要覽式的「幼學瓊林」一類的書，其中也包涵了不少歷史的典故，但簡陋更在上述幾類書之下了。（清季江浙私塾通例，士人子弟於讀四書五經前，加讀「史鑑節要」一類的書，工商子弟則讀完四書後，接讀「幼學瓊林」，不讀「史鑑」及五經。）

二

歷史所記載的人事甚繁，我國舊史則特別偏重「理亂興衰」和「典章經制」。從「史記」以下的正史，「紀」「傳」以述「理亂興衰」，「書」「誌」以明「典章經制」，大抵兩者並重（正史中無書志者，其書志亦多見於他史）。至司馬光會通各史，撰為「通鑑」，特詳於理亂興衰，而在他前後，又有杜佑的「通鑑」和馬端臨的「通攷」，特詳於典章經制。馬氏「通攷序」說：

「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

嚴格的講，不特制度憲章，即歷代的理亂興衰，不是通儒，又何嘗能詳加致審，博聞強識？到這一步，國史的研究，遂由第一階層進至第二階層，而和一般普通的讀書人無緣，變成少數人的事了！清季廢科舉，興學校，在學校中設立歷史課程，却依然沿襲了這種傳統的目標！試看張之洞「勸學內篇」關於史學的話：

「史學考治亂典制。史學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事實，一典制。事實，擇其治亂大端，有關於今日鑑戒者致之，無關者置之。典制擇其致見世變，可資今日取法者致之，無所取者略之。事實求之通鑑，通鑑之學，約之以讀「記事本末」。典制求之正史二通。正史之學約之以讀志及列傳中奏議。二通之學，「通典」「通政」約之以節本，不急者乙之，「通政」取十之三，「通典」取十之一，是矣。」「通志」二十略，知其義例可也」

張氏係以他本人讀書的經歷為立論的準則，一般學生，一沒有張氏的資質，二沒有張氏好學勤學的習慣，三沒有張氏的讀書環境，加以學校功課繁多，科目五花八門，如何能達到他所懸的目標？不惟此也：正史通鑑記事本末乃至三通及節本等，舉不能為學生的課本，誠欲達到張氏所懸的目標，如何供給適宜的讀本，實為最重要的先決問題。稍後張氏在武昌創辦「兩湖文高等學堂」，網羅了不少張氏所認為合格的教師，擔任教課並編輯適用的教本。那時江蘇的歷史學者陳慶年氏，在張氏幕下實坐著「歷史教員」第一把交椅。但當陳氏在「兩湖文高等學堂」講授國史，為了一時沒有合適的教本，竟以日人桑原隲藏的「中等東洋史」（清季商務印書館出版金為氏的重譯本，改稱「東洋史要」），為講授的藍本。到了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兩湖文高等學堂出版了陳氏纂輯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依然以桑原書為本，「更令事義少近周瞻；依據或乖，亦為匡救」（原書序文）而已。近三十年來，不少擔任學校教課的歷史學者，故言高論說歷史乃「記述人類社會發展活動之體相」，著史偏重「理亂興衰」與「典章經制」，範圍太隘，應再加入種族社會，民生經濟，以及學術文化等等。然「闡理則易為言，責事則難為力」，一般中學乃至

大學的國史教本，雖日出不窮，大都不能滿足這樣的理想；中學畢業投考大學以及大學畢業參加高等考試的國史試卷，亦頗有類似「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歐陽修果何如人？」「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以及」可知道三國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等等的笑話。五十年前開始設立學校，張之洞氏已以國史第二階層的研究為學生的目標，誰料到在五十年後的今日，百分之九以上學生的國史程度，依然停留在第一階層？作者本人從民國十二年開始在滬陽東北大學講授國史，到今天怡滿二十五年，學之無甚高論，認為中學生全部及大學生大部，對於中國歷史，只能期望有第一階層的學習，一部分文科學生，可以從第一階層進至第二階層的研究，但亦只限史學系學生中之少數而已。

談到教本，現在坊肆印行的，尙以丹徒柳翼謀（詒徵）先生在二十五年前編著的「中國文化史」為比較適當的學校用書（最近由正中書局重印出版），次之則為商務印書館近年出版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我從十二年一起，即已著志編纂一部適合大學講授的「中國通史綱要」，內容除理亂興衰與典章經制外，兼重種族社會，民生經濟，及學術文化，但在抗戰前僅僅出版了三冊（全書約八冊），現在尙擬以十載之力，繼續完成，至在抗戰後方編纂之「中國通史要略」（商務出版，共三冊）則目的僅在供給大學生第一年講授之用。至於年來充斥坊肆號稱「左派作品」的歷史教程，它們大抵以史事為其所信奉主義的奴隸，實際上只是宣傳品，不是什麼歷史課本；且因編撰者缺乏國史素養（有的簡直連第一階層的學習尙不充分），其內容之離奇與錯誤，在在出人意外，我因另有他文評論，此處恕不一一糾舉了。

四

第二階層的研究，已是少數通儒的事，進至第三階層，自然只限於更少數的史學名家了。就其最顯著者言之，古代的史家，如孔子修「春秋」，使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如左邱明觀孔子所得的史記而作「左傳」；以及司馬遷的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之載籍，抽史記石室金

匱之書，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班固「漢書」的「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它們的成書，都是第三階層研究的結晶。中世近古的作家，若陳壽「三國志」的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若范曄「後漢書」的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若裴松之「三國志注」的上搜舊聞，旁摭遺逸，補闕考異，隨違矯正。若沈約撰「宋書州郡志」，自謂晉宋起居，凡諸記注，並加推討，隨條辨析；若李延壽撰「南、北史」，於魏齊周隋宋齊梁陳八代正史外，更翻雜史一千餘卷，連綴改定，止資一手；若杜佑的「通典」，每事舉其終始，至釋至精；以至宋代名家，若歐陽修的「五代史記」，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及清儒馬驥的「釋史」，林春溥的「竹柏山房叢書」，崔述的「東壁遺書」等，無一不具有第三階層研究的造詣的。至其著作程序，今猶歷歷可考者，首推司馬光的「通鑑」。據光「致范祖禹書」，他們先為草卷，次為長編，次為考異，而後刪述而為通鑑正文。現在草卷與長編雖已失傳，但「考異三十卷」一字不缺，參互探訂之書，正史而外，雜史小說等多至三百二十有餘種，皆詳列異同，辨析折衷，而著其考訂的結果於通鑑正文。國史的「考訂學」，到此地步，真可說前無古人。此後如王應麟的「困學記聞」，顧炎武的「目知錄」，雖其書兼包四部，不專為史而作，但攷史諸條，亦精審異常。至清儒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錢大昕「廿二史劄異」三書出，舊史的攷訂學乃臻極盛。王氏自序有云：

「予識暗才庸，惟讀書校書頗自力。二紀以來，恒獨處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讀，亦隨讀隨校。購借善本，再三讎勘。又搜羅偏僻雜史，稗官野乘，山經地志，譜牒簿錄，以暨諸子百家，小說筆記，詩文別集，釋老異教，旁及於鐘鼎彝彝之款識，山林家墓祠廟伽藍碑碣斷闕之文，盡取以供佐證，參互錯綜，比物連類，以互相檢照。」（下期待續）

本文作者係中國歷史學權威，現任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



獻於有志文學的大學青年

陳子展

生為現代中國人最倒霉，中國人又以讀書人為最倒霉，讀書而讀文學，更是倒霉之至！抗戰時期，各大學的中國文學不算是冷系，學生最少。許多投考大學的青年恐怕投考熱系考不上，尋找冷門，看上了中國文學系，結果考取後，讀了一年半載還是申請轉入他系。我也並不留難他們，因為我已倒霉了霉，不想讓他們和我一樣倒霉下去，所以總是准許了他們的請求。他們轉入的系大都是經濟和商科。說也奇怪，抗戰到了所謂「勝利」以後，來考中國文學系的人忽然特別多起來，原定至多只取三十人，偏有五六百人投考這一系。冷門忽然變熱了！我不能不佩服這些投考的青年都有志於學習文學。老實說，我是從不十分勸人從事文學的，儘管文學無益於我，我還是勸告我的兒子莫弄文學。反之，有人立志要做文學家，甚至向往於像魯迅先生說的空頭文學家，我也不反對，還得佩服他的勇氣，佩服他的美志。「士各有志，無相強也，」我是知道的。只要他甘願倒霉，誰也奈何他不得。我固然不相信命運之說，但是杜甫說的「文章憎命達」，蘇軾說的「人生識字憂患始」，却有無數史實可以證明。歷史上第一個大詩人屈原，和第一個大散文家司馬遷，他們的遭遇和結果不是很明白的事實嗎？文人而幸運的大都是弄臣狎客奴才狗才之流，為主子為權貴服務捧場的角色。所以像顏之推蘇東坡王世貞胡應麟洪亮吉諸人，都以為自古文人最倒霉，還似乎以為人不應該從事文學，雖說他們也會知道文學本身不負文人倒霉的責任。我往往讀到他們這些文學，一面覺得說的過火，一面又覺得頗有一點道理。比如說：「貫索犯敬梓所慮的時代，所要反映的時代，尤為慘痛。我們稍一不慎，便會大倒其霉。可不是嗎？當然，個人倒霉原是小事，只要能夠於增進大多數人的福祉，增進這一社會乃

至全人類的福祉，有所盡力。就是說，只要能與這一時代這一社會倒霉的最大多數同呼吸，共痛癢，而為他們盡其最善之力，就算不會放棄了文學在當前所要負起的偉大的任務，也就算是做了最愉快最光榮的大事。耶穌背背十字架，替人類担荷罪惡，佛說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們有志文學的人難道不應該有這樣的精神嗎？我想這就是最近許多有智慧有熱情有正義感的大學青年所以選入中國文學系而專攻文學的理由罷！

關於文學的效用和價值，無論其是屬於個人的，社會的從文學創造的時候起就已經有些為人發見。倉頡造書，有「天雨粟，鬼夜哭」的傳說。易繫辭說到作八卦，就說「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說到創書契，就說「官以治，萬民以察。」到了魏太子曹丕，說的更明白。他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以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文學的社會的功用和不朽的價值都說到了。再到文心雕龍作者劉勰，他以為文學能「經緯宇宙，彌綸群生，發輝事業，彪炳辭義。」「書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旁通而不滯，日用而不廢。」他還好像以為易繫辭上說的「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不僅是卦辭，包括一切文辭，也即是文學，那末，文學可說是鼓舞人生推動進化的最好的宣傳工具了。總之，關於文學的效用和價值，從曹丕到劉勰一班批評家已說到了。所以日本有幾位批評家論到中國文學史的進展，以為魏晉齊梁這一時代是中國文學自覺時代。現在我們每每說「文學是宣傳」，不錯，它是最好的宣傳工具，但看你用它宣傳什麼為誰宣傳。又說「文學是武器」，不錯，它

是無敵的攻心的武器，但看你怎樣使用這武器，為誰保衛，為誰殺敵。又說「文學是精神糧食」，不錯，但看你怎樣享用這糧食，自私自利的自己享受，少數人享受，還是公諸大眾，供人民享受。如果你治文學一切從人民出發，一切為了人民，這就是這一時代這一社會的人民大眾所要求於你的了。誰都會說這一世紀是「人民的世紀」可是我們的人民還不是這一世紀的主人，我們的人民都正壓在黑暗之底呻吟，掙扎我們的文學要為這廣大的人民服務，我們就該不怕和這廣大的人民共同受苦受難，就該不怕倒霉，直道到人民大眾大翻身之日為止。如果沒有這樣的信心，沒有這樣的勇氣，沒有這樣的大志，你就不該玷辱了文學的神聖的尊嚴，辜負了文學的偉大使命，乾脆不弄文學也好。

(本文作者係國立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

KR靈藥之謎

自從蘇聯學者發表反毒瘤的 KR 血清的製法後，好像在毒瘤的威脅中露出了一線希望似的。

另一報告是由郝斯卡 (T. S. Hauschka) 和顧德音 (M. B. Goodwin) 提出的，他們是費勒得爾非亞藍克紐醫學院，專門研究毒瘤的醫師。自從一九四五年三月起，這些科學家們曾用過一千三百頭的老鼠，從事 KR 的試驗。

他們宣稱：「因為我們的試驗，所得到的差不多都是相反的結果，所以這種不可捉摸之 T. Cruzi 的 endotoxin，在目前，還不能斷定它對毒瘤的醫治是否有效。」

T. Cruzi 就是酣睡病病的微生物或細菌。根據蘇聯科學家卡留娃 (N. G. Rlyueva) 和她的丈夫洛新金 (G. Roskin) 的說法：動物體內傳染含有一種毒素或 endotoxin 的細菌，是具有抵抗毒瘤的作用。

費勒得爾非亞的科學家們完全按照蘇聯科學家實驗的手續和材料，重行實驗，但除了被實驗過的老鼠比未受實驗的老鼠容易死亡之外，並沒有其他的成果。



劇烈起伏的法國政潮

周西村

一、法國政潮使歐禮和感到抱憾

法國向是政海多波，內閣短命，加上戰後經濟危機，給每一個國民心靈上投下了可怕的暗影，更是引起政潮的劇烈起伏，自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戴高樂將軍 (Gen. Charles de Gaulle) 下野，到葛義 (Henri Queuille) 於九月九日奉命組閣，為時不過兩年零七個月，就發生了閣潮十一次之多，宦海升沉，未有逾此！

特別是最近之閣潮，更屬使人駭異，如馬里自七月二十七日將內閣組成後，僅能維持一月，又以財長雷諾 (Paul Reynaud) 欲削減法國武裝部隊四級作戰單位，增加物價及工資，減低所得稅等計劃，未獲通過而提出辭呈。雷諾之此項計劃，係於八月九日在國會提出，事先雷諾雖曾奮勇力爭，冀使內閣通過該案，內閣亦曾就此於八月二十六日辯論六小時之久，廿七日復辯論九小時，但不幸這一計劃提出後，法國之菜蔬、肉類、雞蛋、麵包及酒類等紛紛暴漲，接着非共產黨所領導被工會聯合會向政府要求調整工資和生活費用，并罷工，宣佈不繼續和馬里合作，除此之外，內閣核心中的社會黨 (Socialist Party) 亦從中作梗，成為協商中之主要阻力，使歐禮和總統 (Vincen (Auriol) 於接得馬里總理辭呈後，不能不感到非常抱憾。

馬里內閣辭職後，歐禮和總統立即向各方徵詢意見，物色新總理，二十九日曾邀請拉瑪迪 (Paul Ramadier) 出組新閣，密談兩小時後，拉氏乃答以夜間提出答覆，惟此一齣齣滿面之社會黨領袖其時認為：法國處境殊為危殆，欲求解救，必須要求每一法人均有平等自我犧牲之勇氣。渠井要求政府採取行動，維持法國之強大至一九四九年。

拉瑪迪以依照法國憲法，新總理必須先得到國民議會三百十票，才能着手組閣，在與各政黨會商後，當晚便知難而退，宣告試組新閣失敗，而謝絕了歐禮和總統之邀請，歐氏乃於三十日晨再請前總理許曼 (Robert Schuman) 出山。許曼於當日十時後即開始活動，分訪參眾兩院議長

孟內維及赫里歐 (E. Herriot)，擬組織聯合政討，俾政府於國會內具有充沛力量。許氏於三十一日之國會開會時，要求對彼投信任票，且聲稱：目前法國所遭遇之危機必須克服，對未來歐洲前途，同意召開歐洲會議予以討論，同時他報告其施政方針為：一、抑平物價（牛奶、麵包等不得漲者除外）；二、增加家庭撫卹金及社會保險金；三、由政府規定工資辦法；四、拒絕全國性增加工資要求。許氏本來希望一二日內能將新閣組成，但其時法國共產黨表示對許曼不信任，巴黎及法國北部，為抗議許氏出任總理已發生工潮，社會黨亦不同意他的經濟計劃，而於九月二日正式宣佈拒絕參加許曼內閣，加上戴高樂又企圖實行總選，俾使其新組成之法國西人民聯盟 (The Reunion of the French People) 能充份地控制眾院。這就使許氏雖於八月三十一日晚以三百二十二票多數通過信任許氏出任閣揆案，直至九月二日，其組閣工作仍未獲得若何成就，祇得於三日議歐禮和總統，表示決定放棄其組閣企圖。

二、政潮中內閣出「冷門」

許曼所以要赴愛麗西宮呈辭，其原因是法共及戴高樂派，已近短兵相接，工潮日趨澎湃，無人願出任內長一職。許氏原屬意米特朗，然米氏之入閣條件為許曼拒絕而作罷。蓋米氏欲對抗「民主社會主義者抵抗同盟」(Democratic and Socialist Union of Resistance) 要求許曼允諾於十月間舉行大選，因彼認該項要求，可為戴高樂打開一條出路。

法國閣潮以許曼之組閣不能順利成功，乃更趨尖銳，使很多人都以為或將無人繼起組閣，國民議會亦必出於解散之途，但許曼之辭呈，未經正式批准，歐禮和總統并於四日再請許氏試組「中間派」內閣。許氏經徹夜會商後，至五日始擊破危機，自兼外長，他的人民共和黨入閣的有勃固為司法部長，許尼特為公共衛生部長，佛羅特為海外部長，卡托里為退伍軍人部長，佛里雷為農業部長，急進社

會黨之馬里為副總理，梅葉 (R. Mayer) 為國防部長，葛義為公共工程兼運輸部長，賴維倫為國民教育部長，社會黨之潘諾為財政兼經濟部長，麥那為勞工部長，許曼為內政部長；民主社會黨抗爭同盟之密特朗為宣傳部長；無黨派之柯特為復興部長。社會黨原來反對許曼組閣，此次係在該黨會議中以四十票對二十票而通過加入內閣。

法國至此雖結束了八日來的無政府狀態，但此一內閣之陣營，為集中法國中間派之大成，故狂風暴雨很快又襲擊到許曼內閣的頭上。許氏不願黨員的勸告，要求國民議會對他舉行信任表決，并且聲勢咄咄地宣稱：如果失敗，決即辭職。議會於七日開會時，終以二九五票對二八九票通過不信任案，許氏便於當日召集閣議，決定辭職。許曼內閣之捲土重來，如曇花一現般僅維持六十四小時久而又宣告垮台，并由法總統將辭呈批准，使法國政局至此更趨危急。

歐禮和總統不惜一切犧牲，以避與共產黨與戴高樂這左右兩派攤牌，於批准許曼之辭呈後，忿忿於九月八日打算起用已屆七十六高齡的赫里歐組閣，但赫氏慮着嚴重的靜派派，耳朵又有些聾，担任國民議會主席已感困難，故無意接受總統之提名，歐禮和乃於同日召集意見進社會黨之葛義，請他出馬組閣，葛義年已六十有四，在法國政界中有「職業部長」之稱，此次被召組閣，乃是出了「冷門」，有點近乎「死馬當作活馬醫」的情形。

葛義奉到組閣之命後，即與各政黨領袖舉行會商，并於九日召集急進社會黨人士舉行會議，聲稱：若與共黨以外各政黨不能協議以組織範圍廣泛之聯合政府，則葉擬向歐禮和總統告退。

還是在歐禮和總統竭力尋求有力的總理主持法國政府之際，共產黨要求全國工人，使法國「接受新民主政權」。共產黨之宣言中稱：「選擇之時至矣！」又說：「法國人民必須在共黨代表之將使法國完成經濟復原之新民主政權，及繼續瘋狂備戰的，為美帝國主義勢力之不幸兩者間擇一而從。」他們同時一面譴責政府不顧人民之利益，一面促使工人在巴黎大會上與警察發生武裝衝突，使警察六十三人，工人二十人因而受傷，法國會十日下午之對葛義舉行信任投票，乃不得不在軍警防衛戒備森嚴之情勢下進行。

三、葛義不能阻止政潮的再起

法眾議院於十日以三百五十一票對一百九十六票，通

過以葛義担任總理後，葛氏乃於十一日提出削減預算與增加稅收之計劃，以求國家財政能恢復平衡，并開始與各黨領袖洽商，進行其組閣工作。且於當晚宣佈聯合內閣業已組成，此一內閣，為法國戰後歷次內閣中，首先容納極右派共和自由黨黨員者。

葛義內閣包括中間與中間偏右之七個政黨，社會黨佔重要職位兩席即莫許之為內政部長，及拉瑪迪之為國防部長。新部長中被認為真正同情戴高樂者，即為共和同盟之斐蒂，斐氏長建設部，另一參加內閣之右派人士為自由共和黨之貝托爾，彼為退後軍人部長，新內閣之財政經濟計劃，仍將依照雷諾之建議，因雷諾計劃原是一九四七年初以自給自足為目的之蒙納(Monnet Plan)計劃底繼續，着重於增加輸出，減少消費，它的內容要點為：一、提高牛奶及麵包的價格；二、提高郵資、鐵路交通、煙草及石油的價格；三、恢復對肉類的管制；四、提高工人的家屬津貼百分之十二至十三，減低所得稅，暫時先行提高生活費津貼，以後再恢復自由議定薪給及工資。它顯然是偏重於終止通貨膨脹與平衡預算，殊合法國之需要。

葛義內閣當不能因此就可避免遭到社會困難問題，因為他的內閣剛組成，非共產工會已再度發動要求增加工資運動，另一威脅即為戴高樂將軍在法國南部作旅行演說，號召解散議會及舉行選舉。葛義內閣是否能獲得安定，那實為吾人所不能逆料。

加之法國在那種多黨政治制度之下，每一政府在議會中，必須有大多數的議員支持，而本屆法國國會的六一九名議員中，共產黨就佔去了一八六名，人民共和黨為一六二名，社會黨為一〇八名，急進社會黨六三名，其他各黨一百名，這就使任何一黨都不能單獨組閣，甚至兩黨聯合仍難構成政府所需的議席，故當馬里受命組閣之後，他那急進社會黨僅有六十三個議席，祇好到處拉票友，東拼西湊地一共聯合了八個黨，才湊夠了多數而取得國會的同意。這種內閣的天拆，可謂為先天註定而絕對無可避免。

黨派內閣的離亂，也是法國內閣容易動搖的一個重大原因。這些黨派的最可笑現象，就是黨魁有時並不能指揮黨內議員之行動，如梅葉這急進社會黨中的大將，就公開支持戴高樂。法國那些黨派在政策上面是背道而馳，行動上亦同樣具有濃厚的倒閉興趣，這真是她的最大不幸。

倘再回溯一下法國在歷史上的閉關，那將更是令人咋舌不已，她自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時成立國防政府起，到一九四〇年戰敗投降降止，七十年間內閣換了一百零一次，

平均壽命每一內閣任期僅八個月，有的內閣僅能維持兩三天，最長的也不過三年。

葛義內閣之於此次出馬，我們仍不能相信會有什麼仙方妙計，因議會的形成并非無變化，尚難阻止政潮的再起。縱對勞工及財政問題等能獲得相當成就，但有些關係重大的社會和政治問題仍然存在，那將必是於事無補，且政治的矛盾，大可加深經濟及其他方面的危機。

四、黨派間的齟齬加重了政潮的嚴重性

第二次大戰以前，法國本來是有着各種各樣幾至難於統計的黨派，經過戰時及戰後的淘汰與蛻變，現在的政黨還有八個以上，社會黨、共產黨、人民共和運動黨、遊進社會黨及法蘭西人民聯盟等五個主要政黨外，尚有柯蒂(Rene Coty)領導的獨立共和黨(Independent Republican Party)，拉瑪羅米(J. Ramaromy)及拉尼爾(J. Laniel)領導的自由共和黨(Republican Party of Liberty)等，此外的那個民主社會主義者抵抗同盟，是由貝地(E. Petit)、伊薩德(G. Izard)、白里汶(R. Plevin)等所領導。該黨為同情共產主義的一個左傾小黨。

法國各政黨的鬥爭策略，是採取重點主義。共產黨堅持發動勞工力量，以打擊馬歇爾計劃，反對西德協定，制止戴高樂派再起，組織戴高樂派除外的聯合內閣。戴高樂派則欲解散現有議會，重新制定獨裁的憲法，另行普選，企求控制國會，由他來組織共產黨除外的右傾內閣。社會黨和人民共和黨的主張亦不能一致，如兩者雖都渴盼美援，但社會黨人均認為許與皮杜爾(G. Bidault)和美國等五國所簽訂之六國對西德協定，為危害法國安全與利益，且她們雖都主張抑制工潮，社會黨畢竟是不願與勞工階級敵對，有時也還想顧到工資與物價的比率，因之彼此常有齟齬，無一不是加重閉關的嚴重性。

加上這些政黨本身也并不統一，如社會黨內部就是存在着左右之爭，以致當戴高樂下野，拉瑪迪任聯合內閣總理之時，共產黨在議會中支持勞工增加工資的要求，對拉氏投不信任票，社會黨幹部會議因鑒於與共產黨有妥協必要，以十二票對九票表決拉瑪迪內閣應即總辭職，但該黨領袖勃魯姆(Leon Blum)等立即召集中央委員會，以二五二票對二二二票推翻幹部會議之決定，仍請拉氏留任，反而使共產黨的五個議員被迫退出內閣。又如激進社會黨內部也有進步與保守之分，制憲時期就有一部份

進步黨員贊成第四共和國憲法，也有一部份較保守的黨員贊成恢復一八七五年的舊憲法。法國即夾在左右兩極間的「第三勢力」，自為是更形搖擺不定了！

「第三勢力」如果真能精誠團結，在法國政潮中當應可成爲一種平衡的力量，不幸她是先天不足又後天失調，她為中間偏左的社會黨，中間偏右的人民共和黨，以及介乎兩者之間的激進社會黨，完全右傾的獨立共和黨和自由共和黨等，共同孕育而成，她在美蘇兩國迫使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非揚即鑿的今日，其均衡作用已大大地被削弱，甚至因而引起了各政黨間的相互激盪，但法國仍滿身創傷，元氣未復，決不能遭受新的破壞與戰爭，那麼平衡左右的「第三勢力」自決不可缺少。法蘭西人民真應使「第三勢力」團結在正確政策之下，決不可讓它消失在左右兩極的鬥爭中，俾使他們的國家，能渡過狂風暴雨的黑夜。

法國雖已得到了美國的大量援助，但尚未能使政局獲得安定，她又不能節省開支與平衡預算，以穩定貨幣，也不能普遍提高工資，減輕人民對生活之負擔，這就足以引起左右兩派內閣之攻擊，葛義內閣能否穩定，實須視能否解決這些問題以為斷。

五、尾語

法國政治誠已到了非左即右的最後邊緣，未來政潮的更劇烈起伏，亦為勢所難免，因為葛義政府又已面臨到工潮的嚴重威脅，非共產黨之工會已為增加工資，降低生活費，於九月二十四日實行兩小時之罷工，法共領袖杜科洛斯(Jacques Duclos)亦曾於二十一日晚突然宣佈罷工議會之聲明：「素來反對地方選舉之共產黨，目前已全力支持該項選舉。」但吾人大可相信：共產黨之陶萊士(Maurice Thorez)、杜科洛斯、安特萊·馬戴(Andre Marty)、萊恩·摩維斯(Leon Mauvais)等人，不致有什麼作為，因法國人民不需要共產主義，歐禮和總統也決不會向左轉，向右轉却已有了具體的趨勢，所以許曼內閣垮台後，他所考慮的人選第一是赫里歐及其同路人，第二是戴高樂，雖終為葛義，葛氏亦決無絲毫偏左跡象。

素富民族意識的法國人民，當應能尊重他們國家的光榮歷史，深切地體認法國是站在歐洲尖端，她的政潮對世界安全與和平息息相關，而努力促使政府肩負起對世界的責任，并使法國免於混亂。

(一九四八、九、二四於南京中山路三九號)



共黨笑罵馮玉祥的「新十八扯」

關於馮玉祥泰卒異域，本刊連載三文。茲無意中由舊書攤購得「赤匪反動文件彙編」第五冊（該書係官方在國軍收復瑞金後所獲得文件的彙編）。內刊載「工農胡底」編的短劇「新十八扯」，極盡其笑罵馮氏之能事。特為轉載，使讀者們明白：共黨眼中的馮玉祥是何等人；並使類似馮氏而與共黨合作破壞國家統一者，有所反省。由該劇，人們有理由懷疑馮氏之死，情節不如塔斯社宣傳的簡單——編者。

劇旨：描寫馮玉祥欺騙政策。

佈景：桌椅各一、青天白日旗、聖經一本、神甫衣帽一套

、白手巾一條、筆墨、吃苦耐勞旗一面、鈔票、刀子、酒瓶、酒杯、花生、馬鞭、豆腐干、桔子、甘蔗、箱一個（有百寶箱三字）

登場人物：馮、馬弁甲。

情節：幕開時，馮指百寶箱，着神甫衣八步上台。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造錢孫李、周吳鄭王。

（上桌白）俺馮二是也，安徽巢縣人氏。自幼生得萬分聰明，百般伶俐，現統大兵三十餘萬，佔領河南甘肅陝西三省地盤，自稱國民軍總司令。兵多將廣，勢大名高。年年發達，步步高升。養得千軍萬馬，天下誰我獨尊。任地六臂三頭，那個能不怕我。正是位高膽子大，官小骨頭輕。

馬弁：報告總司令，現在一般士兵，都受了共產黨的影響，反對上帝耶穌。現在他們把聖經都丟到毛房裏面，說要打倒基督將軍，請示辦法。

馮：（驚下台白）你怎麼講？

馬弁：（白）他們要打倒基督將軍。

馮：（白）噯呀！不好了！

（唱）心中惱恨共產黨，把我聖經下毛房。士兵們不上耶穌當，倒教馮二無主張。（敲頭想科）有了有了。他們既是歡喜共產黨，我不知將計就計，就說，本總司令也信共產黨，使她們客不煩二主，自然聽我指

揮。我就是這個主意，我就是這個主意。

（叫馬弁科）來呀！

馬弁：噯！

馮：我且問你共產黨打的是什麼旗號，說與本總司令得知，本總司令也好照樣去做！

馬弁：報告總司令，聽說共產黨的旗號上面有一個斧頭鐮刀。

馮：（拍手）哈哈！我道是怎樣一個難得辦到的東西，原來只是一個斧頭鐮刀，這有何難。

馮：（打開百寶箱，取出白手巾一條，用筆畫了一個斧頭鐮刀，給馬弁。）

（叫馬弁）啊！馬弁，我這裏有共產黨旗號一面，你且拿去通告官兵將佐，就說本總司令一向是愛國愛民，去年親到莫斯科，就加入了共產黨。你且將旗子送去教他們奉行共產主義，快去快來！

馬弁：（行禮下）

馮：（自顧衣服）啊！且慢，共產黨既是反對上帝，一定是不喜歡看見我這件衣裳。我不免改頭換面，換上一副披掛，免得他們看了生氣（從百寶箱裏取出紅軍上衣及列寧帽穿戴起來）。

（唱）（淨腔西皮倒板）俺馮二做事太安當。（流水）也不知是何人，發起了中國共產黨，有羣衆，有中央。俺馮二聞言恐怖，無主張，假造了綢旗子冒充共產黨。不管他媽的屍骨白與青黃，真共黨假共黨，真

假共產，誰能知道我是假裝身披著軍裝。我把桌椅搬上（搖板）將計就計混一場。

馬弁：（持破旗上白）大事不好了！

馮：（慌下台）什麼事大驚小怪？

馬弁：（白）回稟總司令得知，一般士兵都說這不是共產黨的旗，共產黨旗號是紅的。

馮：這有何難，且待我找點紅色的東西來。（翻箱倒篋找科）噯呀！可憐我馮二渾身上下，肚裏皮外連骨頭縫裏，都找不出一點紅的東西，這又如何是好？

馬弁：回稟總司令，你就有紅旗也不中用，共產黨的主張聽說是首就要打倒軍閥。

馮：（作急拉奔袖）噯！馬弁！我且問你，他們不知道本總司令也是軍閥，你快快說來，你與我快快的說來！

馬弁：總司令在上，小的不敢說！

馮：恕你無罪，快快說來！

馬弁：回稟總司令，他們知道總司令是個假面具最厚而又最多的軍閥。

馮：（跌仆桌科）噯呀！上帝！我馮二末路到了！

（唱二黃倒板）開兜信不由人，珠淚滾滾。

（頂板回龍腔）假面具被識破，真不能混（原板）叫馬弁

馬弁：噯！總司令不要啼哭，我的話還沒有說完！

馮：（哭腔）你要好話就說，要是壞話不用說了。可憐我馮二這一顆發抖的胆已經被你幾句話嚇破了！

馬弁：好話好話！

馮：是好話麼？你且說來，你與我快快的說。

馬弁：剛才我說的，是那些聰明人和那些眼光深刻的人。

馮：那末笨的人和那些眼光淺薄的人呢？

馬弁：他們還不知道總司令是個軍閥。

馮：（提弁袖向前）此話當真？

馬弁：當真！

馮：果然！

馬弁：果然！

馮：（笑）哈哈！哈哈！呵！哈哈哈哈！

（搥天科）噯呀！上帝！我馮二還有救也，（開箱取

出青天白日旗給馬弁科)呵!馬弁!你且將這青天白日旗號拿去,就說本總司令命令不許謠言惑眾,相信什麼共產黨,要教他們士兵將校,在青天白日旗下,絕對服從本總司令指揮。並不許再喊打倒軍閥的口號,違者槍斃,你與我快去快回囉!

馬弁:得令囉(下)

馮:(開箱看軍服,背武裝帶上台坐科)噯呀!好險!我以為共產黨人都是些斗大的傻瓜,看不出我馮二的真面目,誰知他目光如電,早看破了我的機謀,喊什麼打倒軍閥的口號。此番我拿着青天白日的旗子前去,(略一句),料想不至再出什麼毛病也。(下有「讀遺囑」一節刪去——編者)

馬弁:(上)大事不好了!

馮:(畏縮跌下)噯呀!我的媽也!

馬弁:稟告總司令,他們服從是服從了,但是要發餉。

馮:(跪下)我的爺爺,你下次再不要這樣大驚小怪的好不好,可別把我一吓嚇死了!

馬弁:他們要餉,他們說十五個月都沒有發餉了。

馮:(搖頭)噯呀!上帝!口口聲聲要餉,我那裏來的餉呢

馬弁:(怒)沒有餉就配發兵做軍閥嗎?我還要餉呢?

馮:馬弁暫請息怒,待我湊湊看,看可能湊出些錢來!(翻箱摸衣袋,零零碎碎找到幾張鈔票,幾塊錢,幾個銅板,幾個毛錢,戰戰兢兢捧給馬弁。)

啊!馬弁!我這裏有餉,趕快拿去,與我快快發下,官長要發得多,多多益善,士兵要發得少,越少越好,當官道萬兵不如一將,你快快與我發下來!

馬弁:(敲嘴)給總司令回,十五個月不發餉,這點錢不多,莫說是他們,就連我也不要。

馮:噯呀!上帝!我馮二向來是個出名的窮軍閥,雖然佔領了三省的地盤,但是陝甘一帶,地瘠民貧,老百姓苛捐雜稅不計其數,究竟兵少兵多,教我如何應付?且慢待我想來!(敲頭想科)(忽然打開箱子)有了有了,(拿出一面吃苦耐勞的旗子)啊!馬弁,想我中國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窮的原因,就是因為浪費

。貧苦的工農兵都不安本份,不能吃苦耐勞,工人動不動就要罷工,窮人們張口就要暴動,都是不能吃苦耐勞。本總司令一向提倡吃苦耐勞,你且拿這個旗號前去,就說本總司令不是沒有錢發餉,是要養成士兵吃苦耐勞的精神。就是共產黨的紅軍,也要提倡吃苦耐勞四個字的,你與我快去快回。

馬弁:(敲嘴持旗緩緩下)

馮:噯呀!上帝!如今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想當初我帶兵蒙古,兩年多不發餉,也沒有出什麼毛病。現在既然如此,我怕將來就是有餉,也養不住兵了!(自顧衣料)噯呀!我教他們吃苦耐勞,不能還穿這件衣裳,他要起疑心,不妙不妙。(開箱取破衣箱穿戴)(念吃飯祈禱辭)

馬弁:(上)這可真是大事不好了!

馮:(不信)噯呀!你不要開玩笑!

馬弁:誰和你開玩笑?

馮:得了吧!難道吃苦耐勞還有人反對嗎?你看我不是先就吃苦耐勞嗎?

馬弁:吃苦耐勞?你說得好聽。士兵們,他有他們說法。馮:他們怎樣說?

馬弁:他們說你這個吃苦耐勞。完全是二十幾萬士兵為你一個人吃苦耐勞。他們不願意吃這個苦,耐這個勞。(下刪去兩個對話——編者)

馮:糟!糟!這真糟!噯!到底是真的嗎?你不要開玩笑,他們那有那樣的聰明?會想到這一點。

馬弁:噁!噁!開玩笑,他們已經(略二十字)去了!

馮:(氣)哇呀!……

馬弁:你氣死了,你放心我決不償你的命。

馮:也罷!我馮二一切一切的假面具既然被人識破,料想是凶多吉少。常言道,一不做,二不休。(把箱子翻倒,取出一把鋼刀轉叫馬弁)馬弁!你和我拿這鋼刀去,看那個是反動的,你和我把他一個個的殺了!

馬弁:(拿刀一想忽變臉)你叫我殺他們,老子要先殺你!(舉刀向馮便劈,馮走)(閉幕)

我的資源



葉飛作

與我無關



葉飛作

通訊版

對教授們的期望

素人

「復旦大學通訊」金風送爽，丹桂飄香，我，又帶着一顆沈沈的心回到學校的大門裏來了，這裏，在表面上，一切都如舊，熙熙攘攘，活潑亂跳，夾雜着莊嚴肅穆，假若沒有人告訴你內幕的話，誰都會說這裏是天堂，是教育人才的所在。其實呢，至少在我，在這裏住着，深覺得沒啥意思，雖然掛着一個大學的招牌，但是，已經不是安心學習的場所了。

我最感頭痛的，是一些教授們，憑着一腦袋亂紙代表同學們講話，當然，也有一部份的同學是贊成他們的說法的，但大多數的意見在他們的「人道」，「正義」，「自由」的美名下「強姦」了，譬如說八、一九大捕學生，一般同學的意見除了怕牽連到自己之外，對這事并不反對，在另一方面講，當然也有若干的同情，被捕的人們，有的并非是非謀，而是些「殘套」人物，真正的陰謀份子，始終也沒有抓到幾個，爲了這道，還有人抱憾呢？他們天天貼尖刻潑辣的壁報，晚上則演習甚麼民歌與秧歌舞，（是由教授

們出席指導的），有時當我們睡了，還讓我們去參加晚會；我們正坐在圖書館中沉思明天的功課，他們的鑼鼓敲散了我們的注意力，這羣傢伙，要說是「搗亂專家」我倒相信，說他們是學生，則真是侮辱了這神聖高潔的名字，相對的，黨團諸「老爺」「少爺」們也在一旁，拉人，開會，和高聲咆哮，天哪，這是什麼世界！

吃不飽餓不死的薪津，使一般教授的生活都清苦，兼到差的，整天趕着各地賣唱，維持一家妻兒老小的生活，沒辦法的，就更顯得寒酸可憐了，但也有一部份教授用不到兼差就過着相當豪華的生活，戰局日緊，政治上的積弊難除，加之一部份教授有意的拉攏與煽動，在課堂上或他們的宿舍裏再看不到和祥的講述，和耐心的分析，這當該是目前政府對不起他們的結果。教授沒有心腸教，我們當該輕鬆多了，參政書不看沒人管，報告不交也沒人問，只要有了六十分，誰還願意低聲下氣的到教授家裏去求教某某原理，某某學說呀？況且有的他們竟公然說「求學問此非

其時」！「動搖當中共不多少也三派：左的，右的，中間的。在從前左派教授除了受一部左派的「同學」擁護外，言行都顯得異樣的孤立，遠在抗戰期間，他們常常成了衆矢之的，衆人唾罵的目標，當該極右的教授們尤其是與黨團有關的也常遭受到同樣的難看。可是而今的情勢變了，原來反對他們的慢慢予以同情，以中立份子自居的也常常參加他們的××晚會，究其原因當然是共方在軍事上與宣傳上的由劣勢而得到優勢，政府方面的職業教授與學生們受着現時政治的牽累由未來的劣勢而淪落到目前的弱勢。

最可憐的，也是一向不爲人們的注意的就是我們這一羣，兩面都反對，但他們從來不公開打擊我們，我們是散漫的大多數，既無黨派背景，又不願在目前參加政治鬥爭，可是因爲我們手裏沒有學生自治會做武器，也不願做報社裏的義務通訊員，因之社會上的輿論總是把我們忘掉，沉靜的心情被當做默認，不管開事的想法被認爲是贊同，當我們看到報章，雜誌上登載有學校新聞和學生事件時，我會勸告一些弟妹們千萬不要學新聞系，或做報館雜誌社的編輯，因爲據我們所知很多新聞報導甚至評論，都是與真象不符的，或只代表着少數人的意見，這也許是政治鬥爭的

「強化」了或「太頑固」。經過了兩個多月的沈寂，而今又開學了，當然也有人是和從前的感覺是一樣的老實，安閒，可是也有的陷在徬徨與擔憂中過活。針對着青年夏令營的結束，也有一部份同學（其中也有女的）從另一世界裏趕回來註冊，明眼人是不難看到兩方的「配備」的，這些新軍將是未來攻防戰中的主力，他們已在被喻爲「第二戰場」的學校內外摩拳擦掌，準備着各爲其主來奮鬥了，政府已無法用自己的職業學生去抵抗目爲眼中釘的「匪諜」了。由已往的經歷却招使一部份教授同情了對方。不管怎樣，我，至少是我，總願意寬容的教授們，不參加兩方中的任何一面，助長這亂局。使這座讀書環境恢復到滿足大多數同學的意志的場所，而糾正社會的視聽。至少，也請本著故職和天職，認真的教導那些在還不定環境中尚然願意安心求學問的同學們！

目前的內戰，正如朝代末年的王位爭奪，說什麼民主，建國，不都是野心家的宣傳，按國民黨來說政軍方面皆是腐敗不堪收拾，爲民造福不足，爲害倒有餘，目前社會的不進步，統治了廿年的他們能辭其咎嗎？另方共黨的勾結外邦，用暴烈手段屠殺無辜百姓，和不擇手段的掠奪也難使人們贊同，而一部份的同學或教授們却各據自己的立場去罵對方，不但忘記了這裏是學校，是用冷靜的理智去分析講解的場所

總統蒞平後的北方局勢

陳一

劉總的華北局勢感
「北平通訊」在蔣總統率領海陸空三軍將領蒞臨北平的第二天，華北勳總的發言人聞又文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今日華北極其

沉重，吾人亦應以沉重的態度來處理。」當天，被認爲與勳總有血絲關係的平明日報在社論中道出了華北局勢沉重的內容。該報有一段說：

「關於北方情勢的遠慮，總括用一句話來說，便是共匪在全國的壓力已趨逐漸壓向華北這一地區，所以政府要打擊共匪的陰謀，必須有全國的力量，對華北作有力的支持。有平津這樣偉大的據點，冀察察綏，呼應太原，固若金湯，以爲北方的屏障，則共匪對北方的陰謀，與對全國的陰謀，永無實現的希望；反之，華北這一個安全地區，若因不堪牽擾而稍見收縮，則對全國局勢亦必有不堪設想的影響。從這個觀點以看北方大局，我們認爲有許多重要的趨向，都需要中央深察洞察，迅謀對付的方策。」

該報指出兩點沉重的趨向：第一、最近全面戰局開始醞釀不同的變化，首先太原孤立，晉陝共軍對於華北國軍向西牽掣的力量已較增大；另一方面，濟南失守，陳經部正蠢然思動，究竟南下或北上，尙難判斷，但都很有可能。最近遼西大戰烽火正熾，共方所爭，顯在控制濱海的點線，以阻滯錦於孤立。聶榮臻與賀龍，姚喆等部，遠窺綏包，其目的當不外牽制華北國軍的西向。因此華北國軍所需對付的對象，日趨複雜，除聶運昌、李運昌、林彪等部外，還要添上賀龍、姚喆、而陳毅部的行動也得估計在內。

內。共方實力既已加強，國軍也該要調整。第二、華北經濟問題的癥結在物資的供應。平津今天的形勢，已應負華北東北全面的負擔，東北山西流亡來平的學生已數萬人，一般人民逃難平津者也不下數十萬人，默察大局，此後人口膨脹的趨向，必有增無減。而平津所恃爲物資的來源之地：河北地本登縮，察綏又爲貧瘠，政府若欲北方安定，必以全國之物資財力支援平津，而不能純恃華北一地物力財力之自足自給。例如就食糧一端而論，華北生產量與消費量相差很遠。北方的民生需要在於「足」，而不僅在於「平」，「南糧北運」實爲蓋糧供應的最妥條件。而南糧北運，却非地方政府的財力所能勝任，必望政府以國家的力量爲之。

這是在華北局勢沉重的現階段上，華北勳總戒慎恐懼心情的流露；也是略同於半月以前王耀武向最高當局所提的警告。

通盤籌劃

在蔣總統方面呢？他北來以後還沒有發表任何針對現實的談話。世界日報報導他下機時「面帶笑容」，當是一種「造成氣氛」的說法。現在遼西苦戰，濟南新失，整個北方都暴露出共軍的突擊奔襲之下，其心情必是極其沉重。抵平的第二天，他到北平西郊勤匪總部對駐在北平附近的高

級將領二十餘人訓話，只談起華北勳總成立一年來的成績與進步，給傅作義總司令打了一陣子氣，並沒有提到目前局勢的現實問題。避開這問題不談，是問題太嚴重了，不能使他不特別慎重。他在西郊午餐以後，曾去傅氏官舍看望傅夫人，閑談半小時，對傅氏的榮寵之隆，可說前所未見。這中間也意味北方局勢的日趨沉重，使傅氏的「王牌作用」更爲顯著。在廣兆民殉職、王耀武受俘、胡宗南困處關中的今天，他怎能不因大風雨而思猛士？

在北平停留三天，作過通盤籌劃以後，蔣總統又借衛立煌匆匆飛滬。據世界日報的報導說，「上機時狀甚愉快」，但實際上他這次飛滬決不能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一條北平鐵路，早給共軍寸磔分斷，那錦榆間一段不過幾百里的鐵道線，也早給腰斬爲無數段，成爲遍體鱗傷的創面。飛到上空一看，平津二十里以外便是滾滾赤流，冀東只守住幾個小圈子，遼西則是一片火海，榆關外圍，秦皇島和葫蘆島的周邊都泥濘的「亡命之徒」的人海波濤，錦義葫三角地帶殺聲震天，瀋陽則孤困在一個約莫四百方里的圈子中，眼巴巴地望著兩路和兩口的好消息，……當再機在這一片破碎河山之上掠過時，總統會有愉快的心情麼？

從北平到瀋陽，無疑地一個通盤籌劃的新戰略在胎動中。在他抵平的第二天，西郊勳總有一個重要的會議，雲集故都的將星輩——顧祝同、衛立煌、秦德純、傅作義、石覺、張作相、桂永清、周至柔、郭懔、陳繼承、趙家驥、陳名捷、李文……等，都會參加。討論的主要題目，就在目前北戰場上戰略的研究，而重點則在遼冀走廊地帶的戰略問題。

現已有種種跡象指出，在共軍的壓力北移以後，中央已有修改「南攻北守」原則的決心。國軍的壓力將陸續北移，北方的重量日漸增加，這次蔣總統的北來，則是戰局重心北移的一個明顯表現。今天是處在一個戰爭的階段裏，軍事是一切的前提，是整個局勢的重心。過去國軍求戰於南而共軍求戰於北，但由於共軍運用的靈活，近一月來的局勢發生了重要的變化，終於共軍主動地把戰局的重心移到北方來了。這是蔣總統及其左右所不願見的，但戰局的發展是鐵的事實。六月以內肅清黃河以南共軍的諾言就

吳化文叛變的內幕

紹玄

「徐州通訊」在一個轉變的時代，總不免有一些善變的人物出現其中。他們是所以變，是因為過去的認識不清嗎？還是本著一貫的所想而改變了達成的路徑呢

要到期了，現在也無暇顧及，台灣的新軍只好讓它北上，出關。

大決戰展望

瀋陽與北平目前正佈置一個東北與華北之間走廊地帶的大決戰，最高當局自開封陷落以來，結在胸頭的一腔憤懣，要在這裏宣洩。一切的力量——包括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海軍，幾乎所有的空軍，台灣的新軍。華北勳總的姚兵團，東北勳總的廖兵團，以及范漢傑的所部，都投到這個大戰場上去。這無疑地要決定地影響以後北戰場乃至全國戰場的命運。

共軍在這幾天內的通處奔襲正是迎接這一軍事大合唱的序曲。張家口、太原、歸綏、包頭、大同，都在烽煙硝火之中，保定周圍和津南的共軍，正蠢然思動，如果說國軍是在重點上用重功夫，那末共軍便是在廣大的遍在的戰場上，進行廣大的奔襲與牽制。「廣大與沉重」的力的交綫，是今天及明天的北戰場上壯烈的畫面。

(十月三日)

這是一點，善變者本身會有一套自圓的說教，叛離或歸附的一方，也都有一套自慰的宣諭。但在另一方面，歷史的考驗，也會在澎湃洶湧的波浪當中，得出一個正

確的結論。

隨着「倒戈將軍」馮玉祥英斃異境，在中國內戰中，又有了吳化文「叛變」的新聞，若問：這二者中間有關係嗎？我則說：都是一類的事實。

且說吳化文吧，他是皖北蒙城人，那裏的風俗習慣都和山東差不多，爲了部屬全是山東子弟，好投機的他對外都說是山東掖縣（萊州）人，這就和他的老上司馮玉祥自稱是保定人，或濟南人一樣的有趣。他當過韓復榘衛隊旅的旅長，韓被槍斃後，變成了沈鴻烈的親信跟着到山東打游擊，那時沈是主席，吳當着省政府警衛師的師長。從抗戰開始一直到三十一年十月，他一直在那裏和敵人周旋着，說來也奇怪，在優勢的敵人重壓下，政府的部隊既然不能統一指揮，至少也該通力合作呀，可是在魯南的戰場上，却走着相反的道路，有人說，這是中央政府對地方行政區劃的辦法之一。當時的蘇魯戰區總司令是于學忠，係東北軍出身，在作風和見解上，沈于之間的不合與排斥，很明顯的影響到那邊來，吳化文與五十一軍軍長牟中珩的暗鬥就是由此而起。其後沈鴻烈調長農林部，牟中珩升了省主席，過去的仇人，一變而爲頂頭的上司，在一個向不示弱的吳化文看來真是忍無可忍，就趁

着日軍的治安強化大掃蕩的艱難階段，投了敵，在濟南又變成了綏靖軍總司令部的長官，並且率領舊部進攻魯南，把在東戰場僅有的一枝國軍趕到安徽的西北角

隨着勝利的炮聲，好投機的他，首先在駐紮地蚌埠，摘下了爲第三方面的招牌改懸起自新軍第一縱隊的旗幟，這當然也是抗戰期間對重慶政府暗送秋波的成果。雖說政府收容了他可是在心理上總覺得有些情虛，因此他才發出一個致命毒藥，將功折罪的體想。那時國共尚沒有翻臉，除了奉命沿津浦線與共軍搶着接收外，真的也沒有甚麼硬仗好打。當他的部隊進駐到兗州的時候，共軍才發覺情勢不對了，能征善戰的吳化文已成了「蘇魯邊區」的強大威脅，所以除了軍調部裏大罵吳某爲漢奸外，敵頭激尾的終想解決了他。內戰史上「兗州之圍」總算是「輝煌」的一頁吧，那就是他們的精彩表演。經過整整一年另六個月的戰鬥，兩個縱隊的共軍不但對他莫可奈何，反倒損兵折將，狼狽而退。山東人固然喝彩，不再把他與漢奸等量齊觀，即中央方面從此也另眼看待，認爲這是一枝安定的力量。

師長的職位一躍而兼戴了九十六軍軍長的頭銜。他的部隊多少還保有舊西北軍的老作風，兵源足，裝備也好，怪不得這部份人馬，竟成了坐鎮濟南的王耀武與困守在兗州的李玉堂，爭相拉攏的對象哩，就連兗州棄守，召見這位長沙保衛戰名將的最高統帥，也禁不住的說：「吳化文要不離開兗州，絕不會弄到現在這種地步！」

由以上的敘述，他一直是英勇的參加國軍作戰，直至被拉到濟南担任城防工作爲止，在才具，戰功，聲望各方面一直都是紅得發紫。雖說今年七月在第二次救援兗州當中折損了一個徐日政旅，但王耀武對他的認識仍是老有經驗，富有實力的抗共能手。政府的「金圓券」發出不到一月，政治和經濟的局勢剛剛穩定下來，北方天高氣爽的原野上，滿被着「高粱肥，大豆香」的景象，也就在這個季節裏，坐在五台山上的毛二爺（北方老百姓對毛澤東的通稱），又喊出了「秋季攻勢」的口號。據一般的預測，共軍爲了奪取華中走廊，把平、津、保以迄龍海路，從東海以迄延安的這片廣大土地連接到一起，勢必要先吃掉那些孤立的設防據點。但認爲攻取濟南，因爲農忙關係，爲時尚早，加之地形上的優勢，與空中支援的便捷，必

爲狡猾的共軍所遲疑。那想到：自本月十五日起，陳毅就率頭他的：第三、第十、快速、西廣及第七、第八、第九、十三、渤海等九個縱隊，約三十萬之衆，大舉圍攻濟南了，這個主力接戰也就如此展開。

保衛濟南的國軍兵力較少，留駐在外圍的有七十三、八十四、新二等三個師，及新近由青島運到的兩個師和地方上原有的五個團，合起來也不過七萬人，在進攻的共軍中，新十縱隊是精銳，沿津浦線攻濟南的西南郊，與之對抗的八十四師抵擋這股力量本來沒啥問題，不料，就在最高當局急電王耀武「堅守」的當兒，另一位「倒戈」將軍又演了一場拿手好戲，而轉變了整個形勢。他就是吳化文。

繼續作戰，可是由於吳的叛變的影響，機場及商埠以西陣地已形暴露，迫使國軍不得不撤離外圍的山峯，而退守市區中心，那是一塊平地，四週的險要盡失，那裏還能夠「堅守」呢？

有人說，吳化文這次危險投敵完全爲了報復：在大汶口損兵折將時（指援兗州時徐旅被吃掉），更與王耀武鬧過彆扭，何況副司令牟中珩又是他的老對頭呢？又有人說兗州失陷，吳部眷屬多爲共軍所俘，雖說吳本人的眷眷都留在蚌埠，可是這羣妻兒老小却在共軍懷柔政策下，影響了遠在濟南的吳部官兵們情緒，還有人說他是爲了保全實力，避免再犧牲，才下水的。一派喜劇性的人物也會懷疑：他遠在離城七十里的樹山掛起白旗，而不在圍守濟垣時突變，仍是有文章的，何況一向稱爲他親信的楊友柏旅長——也是他的妹丈，這次竟能和團長王玉臣，王同字等一齊留下呢？我說：都不是，都不過是從小處看起。

在兩大爭衡期中，變來變去的人物，時常是局面的轉捩者，一城如此，一朝亦然，史有前例，不足爲奇，說他們是時代的產物也不爲過。可注意的是這種人物都具有一個悲慘的下場，遠說章邯、韓信，近說郝鵬舉和高樹勛，還不都是既無中心信仰，與時代認識，專賴投機而噴嚇一時，而今安在哉？由之，可以猜想吳化文的前途，是暗淡的，但造成他的叛變的事實，却是一個極大的政治教訓。

